

陆游的原配唐氏是他的表妹吗

赵腊平

抒写了对于在封建礼教支配下的世故人情
的愤恨之情，也暗喻了自己倍受摧残的凄凉处境。为人子女难，做妻子难，而被丈夫休弃再嫁的女子，难上加难。

陆游在75岁时，便住到沈园的附近，“每人城，必登寺眺望，不能胜情”，写下绝句两首，即《沈园》诗二首——

城上斜阳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
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
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

唐氏留给陆游的是50年的惊鸿旧梦。其实，对于骤然中断的感情，人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很快就能适应，反而越是到了晚年，越是惆怅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陆游晚年屡屡写诗怀念唐氏。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才意识到什么是终身遗憾，可是已经晚了。

千百年来，前哲时贤多认为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是姑表关系，并说唐氏就是陆游的表姐唐婉，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——

专家们考证，最早记述《钗头凤》词这件事的，是南宋陈鹄的《耆旧续闻》。之后，有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，但陈刘二氏在其著录中均未言及陆、唐是姑表关系。直到宋元之际的周密，才在其《齐东野语》中说：“陆务观初娶唐氏，闾之女也，于其母为姑侄。”从这以后“姑表说”遂被视为“恒言”。

有专家综考有关历史文献和资料，推定陆游的外家乃江陵唐氏，其曾外祖父是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的北宋名臣唐介；而唐介诸孙男皆以下半从“心”之字命名，即懋、愿、恕、意、愚、澜，并没有以“门”之字命名的唐闾其人。据陆游《渭南文集·跋唐修撰手简》《宋史·唐介传》、王珪《华阳集·唐质肃公介墓志铭》考定，在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闾其人；而陆游原配夫人的母家乃山阴唐氏，其父唐闲是宣和年间颇有政绩政声的鸿胪寺卿唐朔之子。据《嘉泰会稽志》《宝庆续会稽志》、阮元《两浙金石录·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》考定，唐闲之昆仲亦皆以“门”字框字命名，即闾、闾。

由此可知，陆游和原配夫人唐氏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姑表关系。这样，周密的“姑表说”就毫无来由了。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杜撰。刘克庄在其《后村诗话》中虽然未曾言及陆、唐是姑表关系，但却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某氏改适某官，与陆氏有中外。”某氏，即指唐氏；某官，即指“同郡宗子”赵士程。刘克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唐氏改嫁给赵士程，赵士程与陆氏有婚姻关系。

事实正是如此，陆游的姨母瀛国夫人唐氏，乃吴越王钱俶的后人钱忱的嫡妻，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；而陆游原配夫人唐氏的后夫赵士程，乃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，亦即陆游的姨父钱忱的表侄。陆游《渭南文集·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》，王明清《挥后录》及《宋史·宗室世系、宗室列传、公主列传》等考定，赵士程恰与陆游为同一辈人。作为刘克庄的晚辈词人的周密，很可能看到过刘克庄的记述，或听到过这样的传闻，但他错会了刘克庄的意思，以致造成了千古讹传。

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自然文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

①沈园孤鹤轩②沈园陆游、唐婉《钗头凤》刻石

中国古代的佛教经文多是刻在石碑上、印在纸上的，有一种佛教经典非常特殊，它是刻在泰山山谷巨大的石板上，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，有着岁月沧桑的痕迹。它就是享誉佛教界和书法界，被清代康有为誉为“榜书第一”，在摩崖石刻中有“大字鼻祖”“榜书之宗”美誉的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。

手里有套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，是我收藏的各种碑帖之中最喜欢的。书法界称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为：“泰山金刚经，通篇文字气势磅礴，优游自如，若具仙姿。书法纵横遒劲，古拙朴茂，气势开张，笔势圆浑，结构宽阔自然，用笔安详从容，包容象隶而妙化为楷，结体奇特，斜倚相生，富于变化，个性十足。人立于石峪四周山崖，俯视大字，发现如尊尊罗汉，肃穆端坐，稳如泰山，与整座泰山神韵完美融合。”

泰山金刚经是汉隶向唐楷过渡的一种书体，又称“隶楷书”“经石峪体”，是中华石刻艺术、书法艺术里程碑式巅峰之作，是研究我国书法历史演变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依据。清杨守敬说，泰山《金刚经》“经尺之大书，如作小书，此为极则。”清人冯云鹏评价说，“入印泥画沙，草情篆韵，无所不备。”

相传在南北朝时佛教盛行，热爱佛经的人将金刚经刻于泰山一小瀑布下的大块平整石上，藏于水下约千年，后经发现，使泉水改道，金刚经才暴露出来。何人所作，至今尚无定论。字径由一尺二到一尺七八寸，现存1067个字。

喜爱书法多年，先习楷书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又颜体，后临《兰亭序》。之后结婚生子，工作生活忙忙碌碌，多少杂事牵绊，疏于临池，有时竟忘了自己曾经是那么狂热的书法爱好者。只是，安静下来，唯有面对这些曾经不辞路远，几经周折买来的碑帖，在多年后重新翻阅和临习的时候，心中升起遇见故人的感觉。

我喜爱《金刚经》，也爱汉隶《石门颂》《张迁碑》《兰亭序》《前后赤壁赋》和孙过庭的《书谱》，因各有不同的风格而让人迷恋。对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更是爱不释手，曾经有三四年的光阴沉醉于因它而成的黑白世界。

最爱静默，以及翰墨书香带给内心的充实。在古城长安，我经常去的地方是西安碑林，对那里名碑的位置烂熟于心，更是喜欢那碑上的文字，它们讲述的是历史，更是中华文化。

那石刻的《开成石经》，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等儒家经典12部，165卷，65万字。可以看到自小学书时临摹的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等楷书名家的真迹，可以神会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张旭风流诗书与笔迹，历代碑帖名篇让人流连忘返。

去过黄山、峨眉山、秦岭的太白山，也去过一些不甚知名的山峰古迹。古人所云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，此话不虚。我发现一个共同点——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，凡在这些风景险峻、秀丽之处，都有古人、近代人的墨迹。

古时称摩崖石刻，而所有的摩崖石刻内容当中，以励志、写心、抒情为最，而其中最最多的，要数佛教中的偈语，就像佛经当中常见的“菩提”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这是古代中国人学习、传播文化精神和理想的一种最朴拙的方法。当人们在行走之时，怡情于山水之间，借助前人警世文字参悟生命，教化人心。

文化的渗透力在于历经千年雨打风吹之后仍可拨云见日，感悟其中的筋骨之力，那是一种剔除了浮躁之气的朴素与坚持，是植根于心灵的一种生命力。

我临写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已有数年，非常喜爱这种集隶篆行于一体的雄浑大字。《学书述言》云：“壁观大字，此为极则。”梁衡先生在《泰山——人向天的倾诉》写道：“中国的书有写在竹筒上的，写在帛上、纸上，今天我却看到一部名副其实的石头书。我在这大石上轻轻的漫步，生怕碰损它那已经千年风雨的页面……泰山就是我们的先人传给后人的一本巨书。”

古人将佛教经典经文《金刚经》刻在泰山上，对后人有着极其深刻的寄寓。临了这些年的《泰山金刚经》，点画之间体会作为五岳独尊的泰山，自古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更有“眼底乾坤小，胸中块垒多，峰顶最高处，剑拔纵狂歌”的诗句，这是登临泰山带给古代文人骚客的诗意豪情，也带给我对经文和书体的一种别样体会。大字的舒朗，间架的大气，笔画变化无常，正如金刚佛法，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

登高望远，在岱宗，于今人同样，也有思想启示。梁衡先生在《泰山——人向天的倾诉》一文中说，“要造就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人，登高恐怕是一个没有被人注意却一直在使用的手段。凡人素质中的胸怀开阔、志向远大、感情激越的一面确实要凭高御风、采天地之正气才可获得。”

历经千余载，也只有《金刚经》才配得上泰山石，其书法的艺术价值和经文对世人的开悟启迪，是当年执着于弘扬佛法又有书法技艺的作者所没有想到的。他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将这一部著名的佛教经典镌刻在泰山经石峪花岗岩溪床之上，其行本身就是一种志向远大、泽被后世的善事。

金石之美，能带给人无尽的趣味和知识，那里面有中国文化的典藏，有中华文明的心魂。从先秦的石鼓，秦汉的象简隶书，魏晋风韵，初唐、盛唐楷书狂草，宋元的苏黄米蔡赵孟頫到明清的吴门书派、董其昌和明清的浪漫书风，一部中国的书法史，就是中国的文化史、文明史、佛教史和心灵史。

读帖临帖已成我读书之外的另一个爱好，于静默之中，与各种碑文帖子相对，感受其中的博大精深与万千气象。金石，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载体，更是中国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绵绵文脉……

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作品收入多地中高考语文阅读理解试卷



①沈园孤鹤轩②沈园陆游、唐婉《钗头凤》刻石



李蔚的罗布泊系列展出，我们要向宋女士表达我们的敬意。

我坚信李蔚的罗布泊系列如梵高一样，在中国、在世界画坛千古不朽，大放异彩。

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第十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

■图为李蔚作品



生命的颜色：李蔚和他的罗布泊

刘书良

境破坏者的人或自然提出的应有的审视？

在画家看来，没有失去，失去的是肉体，而灵魂还在，等待一个长长的雨季，等待水草充盈、牛羊肥美，它们的生命还会再现，画家坚信这一天终会来临。

我也从《这样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，譬如神》里，嗅到了弥漫在空气里潮湿的味道。这是一幅人理想的罗布泊作品，不见人往，也没有兽行，画家却把他在罗布泊里思考、联想记录这里，形成连他都会惊诧的天国境地的图腾。

他看见了老树上的昏鸦，他听见了不远处的夜莺在唱歌。这是一幅吉祥图，这是一幅幸福图，这也是画家心中罗布泊前世今生一卷青山绿水的图画。

3

世界画坛先哲梵高，以苦难做行为符号，嵌进作品每个角落。曾吃掉含有铅和铬的颜料，也曾割掉自己的一只耳朵，包裹起来送给他喜欢的妓女。

世俗对他冷漠的，对他的作品也是冷漠的，他一生只有一幅画作《红葡萄园》被收藏家购买。也有人说，李蔚的罗布泊系列画作就如梵高的作品，让人看不出作品里的眉眼高低和浓烈的感谢色彩。这恰是大师或直逼大师的画家人与常人不同，他们穿过世俗的短视，遵循自然的法规，剖白生命的色彩给人看。

梵高活着的时候，画作无人问津，生活贫困潦倒。梵高弟弟是他一生的朋友、坚定的赞助人，保存了他的大部分作品，他的作品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。

李蔚用了10年或更长，完成《这样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譬如神》系列，用尽色彩表达自己画作的意境。比如作品《花》，画家在静得有些寂寞的画卷倾注了生命力量，是一簇簇绽放的玛兰花，一团团火焰在画面燃烧。

支撑李蔚不改初衷，不被世俗淹没天赋，如梵高弟弟帖奥的人，正是他的妻姐宋晓梅女士。李蔚是幸运的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还有人出钱出力保障画家能静下心来作画，才会有



南宋诗人、词人陆游，有过一首很有名的词作《钗头凤·红酥手》：“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……”众所周知，这是一首写爱情的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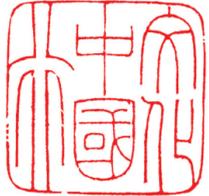
据说，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：陆游的原配夫人是同郡唐姓士族的一个大家闺秀唐氏，一说唐氏就是陆游的表妹唐婉。结婚以后，他俩“伉俪相得”“琴瑟甚和”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。而陆母恐陆游儿女情长，荒疏功业，时迁怒唐婉，责骂不已。不到3年，棒打鸳鸯。最初陆游暗想雪藏唐氏，但陆母当天下给儿子另娶王氏为妻，二人终于在母命难违的逼迫下分离，唐氏改嫁“同郡宗子”赵士程，彼此之间音讯全无。

唐氏读了此诗，悲痛欲绝，她提笔附和：“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；晓风干，泪痕残，欲笺心事，独语斜阑……”回家后的唐婉，很快就一病不起，当年秋便郁郁而终。唐爱也是一种罪，唐氏用“世情薄，人情恶”两句，

深愧疚。后来知道唐婉再嫁远胜陆家的皇族宗亲赵士程，陆游只能把心中的失落埋藏起来。7年后的一个春日，陆游在家乡山阴(今浙江省绍兴市)城南禹迹寺附近的沈园，与伴夫同游的唐氏邂逅。唐氏安排酒肴，聊表对陆游的抚慰之情。陆游见人感事，心中感触很深，遂乘醉吟赋这首词，信笔题于园壁之上，抒发了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，是一首别开生面、催人泪下的作品。陆游写罢，潸然泪下，独自离去。

唐氏读了此诗，悲痛欲绝，她提笔附和：“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；晓风干，泪痕残，欲笺心事，独语斜阑……”回家后的唐婉，很快就一病不起，当年秋便郁郁而终。唐爱也是一种罪，唐氏用“世情薄，人情恶”两句，

岁月霓裳



1

穿行一条长长的弯曲的小路，就是李蔚的画室，在一个空旷的大院子。确切地说，画室是在友人刘芳的影视拍摄场里。

10年前，刘芳建这个基地时，周边还是被标为不可破戒的耕地红线，基地三面是水田地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少雨缺水的北京郊外还有水田地。李蔚在城里有画室，但不适合巨幅油画创作，刘芳邀请他移师郊外更为宽阔空间。

能相中这里，是那种安于寂寞，烦恼外界打扰的人。我去的时候，已是深秋，大地萧条，水稻已成收，泛黄的柳叶随风飘落，大院子里也少见人影。

李蔚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，长长的头发，胡子拉碴，分不清底色的工作服沾满了油彩，尤是一幅杂乱无章的油画。打开画室时，一股浓浓的油漆味道，掺杂烟草味道扑面而来。为完成行走罗布泊作品，李蔚已经连续两个月不分昼夜地创作。

李蔚说，他回京有些时日，但他的心还在罗布泊的沟沟壑壑上空飞绕，不画出来不时蹦出来的灵感，他不能安稳睡觉，吃饭也嚼之无味。罗布泊，这块神秘的土地注定今生无法分开。

李蔚放弃了所有约画，他以为这些浅淡内容无法安复内心骚动。而那些被记录在采访本上的灵感，那些都是偶然闪现的一瞬间，如点雨滴，在心中汇成汹涌的江河。这些外人无法得到的一瞬，是他的巨大财富，陪伴他的中年以至老年。

一个因被世人误解，生活穷途末路，离世几十年后以数千万价格一幅作品的争议画家索家豪出现在脑际。眼前这个不为世俗理解，靠妻姐资助维持生计的油画家，会是那位至今争议不断的毕家豪吗？

我以为不是。因为他的思考，我们从今世走进远古，一幅幅辽阔神秘土地，被画家在我们眼前徐徐打开，展开楼兰古国的前世今生，这样贡献的又有几人？

我们看见几个洋人的窃喜私语，我们听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进发罗布泊的铮铮誓言，我们细读著名科学家夏训诚厚重的考察记录，以及李蔚独有的手段呈现给我们的关于罗布泊的人、水、物传奇故事。

画室里有3幅在画、在修正的作品，而千米空间画库没有可能增加一幅幅展的空间，那些堆叠的作品就是一个恢弘的罗布泊。

2

我拜读过作家大罗布泊的文章，那语言如歌如泣，让人动容，你便觉得他经历了72次生命苦旅，刚从炼狱爬出来一般英武；我也欣赏过知名画家穿过岁月时空，呈现观众面前的